

了容

著

走出沙溝

中國當代文學大庫

貴州出版集團
寧夏人民出版社

中国当代西部文学文库

走出沙沟

了一容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沙沟 / 了一容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 12

(中国当代西部文学文库)

ISBN 978-7-227-04882-4

I. ①走… II. ①了…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8421 号

中国当代西部文学文库——走出沙沟

了一容 著

责任编辑 唐 晴 勉向进

封面设计 项思雨

责任印制 李宗妮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锦绣彩印包装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00 千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09367

印 数 3500 册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4882-4/I·1267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C
O
N
T
E
N
T
S

- 001 从纽约到北京的十三个小时
- 006 那条苦水河
- 008 父亲带泪的眼睛
- 009 哥哥的脖子
- 011 在鄂尔多斯的日子
- 014 马放驴棚
- 015 难忘的藏歌
- 017 跟老板去青海
- 020 宁静的阿里
- 022 异地，我久久注视那远去的列车
- 023 今夜无风
- 025 美的追求
- 027 留住美好
- 029 北山随想
- 031 平峰散记
- 033 寂静的火石寨
- 035 栖息的园子
- 037 人生拾遗
- 038 山野漫步
- 040 无语西海固
- 042 被流放的我们



- 044 等候在途中
- 046 抗旱手记(一)
- 048 抗旱手记(二)
- 050 凝视黑暗
- 052 飞翔的生命
- 053 房子的祭文
- 055 倾听天地间的声音
- 057 哥哥送我上鲁院
- 060 归去匆匆
- 064 第三届春天文学奖致辞
- 066 人道的光芒
- 068 这关于马的奖杯
- 070 为什么而写作
- 073 对农民哥哥有个交代
- 075 民间史
- 078 我西海固的兄弟姐妹
- 082 新生
- 083 随笔：银川会
- 088 世上的草芥
- 093 真诚的书写
- 095 刻在心灵深处的日子
- 098 瞬间的记忆
- 102 走过的那些地方



105 创造与新生

106 马说

108 随想随记

110 几个人和几处地方的印象

112 小说就像一个人在等你

114 一篇日记

115 一个人的风水

117 所见所读所思所想

120 我们的心贴得很近

123 于片刻宁静中捡拾生命的碎片

125 恰西的雪

129 在一个陌生的国度

155 临别赠言

157 为爱而写

159 在帝国大厦上头

161 云南的雨

163 茫茫黑夜旅行

169 呼啸的园子

172 缀珠

174 心中有祖国

175 孤独的河

从纽约到北京的十三个小时

此刻，飞机已在六千多米的高空飞行着，耳边是速度穿云破雾跨越时空，以及横渡大洋的呼啸之声。

舱里的人，你一言我一语，英语和汉语夹杂在一起，显得乱哄哄的，像蜂巢中工蜂与雄蜂在辩论着什么，嚶嚶嗡嗡的。但分不清在辩什么。

大家每人都喝过了一杯饮料，抑或水，不久连饭也吃了。我的饭是特餐，是吴先生为我定的，空姐第一个最先端给我。

那么，这一阵我在想什么呢？我想飞机能不能飞得快一点，提前到达北京，然后我就能提前回到自己的故乡，趴伏在自己写字的桌前。

思维和现实总是有一些距离的。

除此，我还在想些什么？

我在想：我要到哪里去？现在，我不需要考虑我从哪里来，我得先考虑我要到哪里去。这本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关于终极人生的问题。然而，在这里却成为道路的选择。道路是什么？就是你前行的思想和追求，就是你的爱好和喜悦。人的一生，其实都是在面临关于选择的问题。

譬如一个人刚到这世上，就像是一张白纸，什么都不知。但是突然有一日，他发现他学会了许多。这是他之外的人教给他的。当然，也有自我质地发生裂变的，这大约归之于环境。

邪恶的欲望是一个填不满的沟壑，一个人一旦和欲壑难填的人在一起，将注定是不幸的。失去，有时候也是一种福分。

一个人最可贵的，是不为利欲改变初衷。即使，这坚守带着某种偏激，也

是可贵的。我一直在寻找这样的人。

一匹真正的好马，绝不会因你给了它更好的草料，就会失信。这是我喜欢马的原因。

有时当信念渐行渐远的时候，自己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具空空的壳子。这时，我把头抬起来，看看周围的人，发现有的睡觉、有的在玩手机、有的看书、有的在听音乐。看看偌大的机舱，我的大脑一阵莫名眩晕。突然，我像是觉得飞机完全是静止的，但由气流引起的微微的抖动与战栗，会使你理性地想到：飞机是在高速前行着的，正在飞往北京，在回国的途中，在越过大洋的彼岸，返回我写作的国土。

先前，有一阵我竟然忘却了我是在飞机上，忘却了周围的人，就连他们七嘴八舌此起彼伏的议论，我竟然也忘却了。真好，人竟然可以在生命没有消亡的时间里，从某些现实中避入到另一个世界，这是何其妙哉啊！

我的身上全是汗。好热。额头潮乎乎的，想脱掉外套，但担心倒掉衣服口袋里的护照和一捧外国硬币。

现在，我要休息一会，继续我的心理活动，继续记下我所看到和听到的。

有一次坐飞机的时候，我搁下笔和本子，上了趟洗手间。在洗手间那狭小的空间里，你会毋庸置疑地感觉到自己是在天上，不是在陆地上。尤其是在放水冲洗马桶的时候，竟发出一声巨大的鸣响：有如一股剧烈的漩涡，撕扯出恐怖的动静！这提醒你更加明了你是在几千米的高空，不是在可以四平八稳散着自由步伐的陆地上。

写下这些有什么意思呢？人的思绪总是稀奇古怪和七零八碎的。因为思绪的混乱，笔也开始有些不听使唤和词不达意，于是收起本子。先是向前俯身在前面的靠背上，感觉大脑胀鼓鼓的，像是里面塞进一团棉絮。于是，我又仰身躺在我座位的靠背上，尽力地伸展开双腿。

似乎舒服了一些。

之后不知不觉便进入梦乡。一直像是在做梦，但所梦皆不清晰，所以记不住。直到后来，梦开始现出真正清晰的脉络和轮廓。这最后能令人记住的一段梦很是骇人。梦的内容是：我有一个朋友，我们曾是儿时的玩伴，一起读书和

成长。在梦中，我们一起走夜路，他走了一条路；我走了另一条路。但不知为何，他远远地喊我，说他有些害怕，问我是否过去跟他一起走。

我没有去。

他却撵过来了。于是，我们像儿时那样又一起结伴而行，走了不远，夜显得更加黑了，我不知这将意味着什么？

突然，风沙大作，这又意味着什么？

我都一概不知。

但真相很快就显现出来，先是一头，不，是两头、三头狼向我们猛地扑来。很快，轻而易举吧，我们就击退了眼前的几头狼。但是，冥冥之中，就像是有人在念咒语一样——狼由几头变成了一群——也可能是被击溃的狼的嚎叫声引来了更多的狼，足足有好几十头，情况开始变得不妙，变得凶险异常，我们击退前面的，后面的上来了，转身击退后面的，左边的又上来了，击退左面的，右面的又上来了。野狼层出不穷，群而攻之，尽管我们手忙脚乱，但我们没有丝毫的怯意。眼看有一头狼就要咬上我——有几次狼牙似乎扯住了我的衣裤，也可能触碰到了我的皮肤，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像是有一种神奇的魔幻的东西使得狼的牙齿总是无法伸进我的肉体。也许是咬着了，但由于你的无畏和勇敢，使得你觉不到疼痛。

真正是紧张、刺激呐！

我喜欢孤军奋战。但是现在又有了一个我一直非常信任和可以拿出性命保护的伴儿、弟兄。

人生有这样的战友，真是快哉！尽管这样的战争对我们是勉为其难了，但是我们仍然坚持，决不退缩，任这些畜生的牙齿切割我们。因为狼太多，我们顾不过来对付，突然就心生一智，因为狼怕烟火，于是我俩人我先他后地伏身抓起地上的汤土扬向狼群，那汤土变成一道无形的屏障，遮住了它们的视线，当然同时也遮住了我们看清对方的视线，使好多头狼都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但汤土很快就烟消云散，狼群又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但狼明显地减少了。

此时，好像另外有一种神奇的来自我们二人之外的力量在帮助我们。狼群开始节节败退，我们却愈战愈勇。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希望狼群一直能和我们

持续地战斗下去，虽然这境况有些令人毛骨悚然，凶险万丈，但它们的兵散却一下子让人感到寂寞。就在我们将要全面反击的时候，我被身边的人叫醒了，我迷迷糊糊听明白这个叫醒我的人是要向我借昨晚我在飞机上看的一本书。我因为他把我叫醒，心里有些怨艾，因为我想看看梦的结局。

其实，有些事情的结局就是在先前经历的过程之中的，需要人细细地感悟。

然而，我又觉得莫名地喜悦。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听爷爷讲过，梦见狼不是什么坏事，而是表示和亲人相逢。

噢，那么多的狼，我一生也没有见过那么多的狼。难道我会有那么多的亲人吗？他们都在哪里啊？

但我又努力拼命地想了想，想起在穆罕默德·本·西林的《圆梦大全》里却是另一种说法，他说梦见狼象征欺压人民的官吏和盗贼，或是失信于你的骗子。

我心里凉飕飕的一片。

有人拉起机舱内的窗户，外面是亮的，是白天。已经过去一个晚上了吗？不知道，也不去管它。我们乘坐的这架飞机较大，两层的，我的这个舱内，中间有四排座位，左右两边又各有三排座位，我是在中间靠近走道的那排，是不能看清窗外景象的。

一位乘客问空姐，还有多长时间可以到达目的地。回答说：“大约六个小时。”

我听了，一阵莫名的激动与轻松。

接下来，我又睡了一觉，这次什么也没有梦见，似醒似睡。当我再次特别清醒地睁开双眼的时候，机舱里的人开始活跃骚动起来，像是春天的柳枝一样千姿百态地动弹着，刷牙的、喝水的、伸腰打懒的、整理东西的。机舱内传来空姐的声音，告诉大家再有一个小时三十分钟就到达北京首都机场了。

于是，那些原先没有动作的人，也都动了起来。是的，马上就到自己国家的首都了，舱内的外国人这时也变得亢奋起来，对他们来说即将到达的城市有着许多新鲜和好奇的地方。

在飞机上用了最后一餐，照旧是第一个给我拿来了特餐，还是吴欣薇先生为我订的。我比所有的人提前了十五分钟吃饭，因为我是穆斯林。收拾餐桌时，我

看见电视的大屏幕上播放着流行歌王迈克·杰克逊的纪录片。

迈克的动作就像是电打的一样有趣。

我有一帮清真寺的年轻朋友，他们竟然都喜爱迈克的表演。我弟弟尤其狂爱，不允许我对这个人的打扮和真假难辨的鼻子等等吧——有半点不恭的言辞。弟弟为他简直会和我急，乃至举起拳头威胁我。每当这时我只好举起双手妥协，因为迈克的确是一个出色的人，个别的人对他的曲解会得到时间的公正对待。弟弟介绍我听了他的音乐，有一二首让我兴味。为什么：因为他关注的是一种博大的东西，这需要有博大情怀的人才可以做到的。

就是，我喜欢有博大情怀的音乐和文字！

下飞机的时候，有个外国男子用英文问了我一句……

我听不懂，但我还是做了回答：“阿爱姆囊头——英格赖式！”

他一愣，然后脸上现出一丝尴尬复愉快的微笑，那微笑使我觉得他显然是听懂了我的话。

交流其实并不困难，关键是心灵、思想与态度。

懂了就好，这让我大大地欣慰。

2010年6月18日

那条苦水河

面对西海固，我有时感到自己的渺小，写了许多关于西海固的人和事，但这些都那么不值一提。

我唯一怀念的是关于西海固这片土地上的一条实实在在而又不大知名的河，即是沙沟至须弥山下的那一条苦涩的河。

这条河准确的源头我至今也没搞清楚。我只知道它是从西吉沙沟东南方流淌下来，一直融入须弥山下寺口子那座大坝。

这条河的名字叫大河。它是由几条小河汇集而成的。也有人称这条河为“清水河”，由于平素河里的水是清澈见底的。总之，幼时我们则更多地喜欢称它为大河，大河呵、大河！叫着叫着就有种国人之于长江黄河的那种感情了。确实有过那么一些感动的。

但是这条清清的大河，只能令人望而兴叹，因为河水苦咸得无法叫人饮用。这样，河便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与最本质的作用。它之于人只似一个虚设的样子，它的苦以至于连牲口都不愿多饮它一口。热急的人们跳进河里洗个澡出来，立即便落下一个碱霜覆盖的身子。

我有时静静地面对这条大河发呆，做着这河水假如是甜水将会怎样的一个非常遥远而不实的梦。想得多，便觉得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在做这样的梦与想象，还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因这条河的河水不可饮用而痛苦。也许西海固人之于这样的环境已经习惯，他们也可能还因诸如许多类似这样的缺憾而感痛苦，但他们从不因为这些困难而放弃这里。

据说这条河里的水主要是让上游臭水河的那段奇臭的河水给污染了，否则，

它给人的将有说不尽的好！

我曾目睹过这条大河由于下大雨发洪水冲走的树根、牛羊、蜂箱子，还有死人！它们被浑浊的水浪浮起又吞噬，然后漂向愈来愈远的地方。那时的大河，不再是清澈而平静的了，而是狰狞着凶险的面孔，极具残忍而野性十足地翻扑下来，让人顿觉生畏。

只为没有原因的原因，我离开了西海固十多个年头。

后来才从异乡回到了沙沟。那时我埋伏起来，苦心钻研着西海固的机密。不久，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唐兴来西海固搞调研。我们深谈并结伴骑自行车花了三个多星期时间，在西海固这片土地上走了一圈。跋涉后对西海固的再认识，想起来意义多么深刻！

当我们从沙沟拱北小憩后，准备穿越寺口子时，我与唐兴再一次在这条曾令我们都为之感慨的清水河畔合了张影。后来他去了北京，洗出来了那张“与大河合影”的照片，说要寄给我，只是我那时没个确定的着落，没能寄成。后来我去北京，他翻出那张照片指着我们身后的那条大河说：“西海固很像这条河，苦涩中包含着人生的韵味。西海固的美丽是一种苦难中悲壮的美丽。”他说他一直被西海固的人和事感动着。

我问唐兴还能否记起那次我与他的自行车被沙沟的土路上红胶泥粘了两个轮子无法前行，亏得被几位当地的老乡用肩扛着自行车到大河里用手指抠着洗了又用衣袖擦干净了的事！

唐兴说：“怎么能忘记呵！”

说着，我们都为此激动。这就是这里实实在在的农民，他们尽管衣衫褴褛，但他们的灵魂是被洗净了的。

一想起那条大河，便觉得情到了深处！

父亲带泪的眼睛

每当我静思往事的时候，最能撩动我心的是我初读书时父亲对我的教育。

家住偏僻的山村，父亲在基层工作，离家较远，回家的次数也少。小时候的我很调皮，母亲管不住。我从七岁就学会了抽烟，后来又染上了耍牌的坏习气。然而，一次父亲的爱抚，扭转了我人生的轨迹。

十岁时，有一次我躲在牛圈里抽自制的烟。正吸得起劲，父亲突然来了，他站在我面前，我吓得不知所措，呆呆地望着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挨打。可父亲却从我手中接过烟，笑着说：“烟瘾不小，是不是？”我不敢回答，只是望着他威严的面孔。出乎我的意料，父亲从他的口袋里抽出一支烟，给我抽。我想：你敢给，我就敢拿。我拿住烟，父亲用火柴点燃，我用力吸了两口，觉得比自制的好抽，于是大胆地抽了起来，似乎忘记父亲的存在，当我猛然抬头时，看见父亲眼眶里含满泪水，我的心一下子震撼了，我扔掉烟，跪在父亲的脚下……父亲抚摸着我的头说：“我忙，平时没能关怀和疼爱你，望你原谅，明天开学，我送你上学去。”父亲拉我回了屋。

如今，我已踏进社会，离开家乡，远离父亲，但我没有抽烟。每当我回想起当年那件事，就像看见了父亲那双带泪的眼睛，它监督我学好，激励我上进。

哥哥的脖子

多少次梦中醒来，都能闻到一股咸腻的汗味。多少个难眠的夜晚都能想起那件冬夏不离身的烂棉袄，那是因为哥哥的脖子曾是我童年的“摇篮”。

黄昏的温馨像一块硕大的磁场，把我引回了故乡，引回童年。

儿时，我太丑，鼻涕又多，常像带着两根粉条，家里人都不喜欢我，唯有大哥常抓起我就往他的脖子上一放，嘴里喊，“骑马驹来！”然后拉我双手抱住他的头，接着抓起我的两只小脚片在他脸上左右轻轻地拍着念一首流行很久的儿歌：“打花花手，买粮斗；粮斗高，闪折腰，腰里别的红镰刀；骑红马，砍红草，红马喂得壮壮的；哈儿（我的乳名）骑上告状去，啥状？扁担状；扁担不会担水，一担一个鸡嘴，鸡嘴不会挖辣辣，一挖挖了个秃妈妈，秃妈妈不会养娃娃，一养养了个秋大大。”我在哥哥的脖子上摇啊摇，便会进入梦乡，尽管哥哥要铲草、拾粪，有许多活儿要干，但我却始终是哥哥的尾巴。记得那时李俊乡开交流会，听说有马戏团演出，回来的人讲得眉飞色舞，我也缠问个不休，哥哥看出了我的心思，答应带我去看。我激动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哥给自行车涨了气，就将我架在车前的梁上起身了。哥哥驮着我与车子趟过一条大河终于来到了李俊乡。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赶集。我嚷着要看马戏团，哥哥笑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市场内，锣鼓喧天，马蹄声“得得”，我与哥哥挤啊挤，总算踩上了一条木棒，我还是看不见，急得要哭。只听哥哥喊一声：“起”！我已飞到了哥哥的脖子上，我双手紧抱哥的脖颈，抬头见场内有几匹颜色各异的马，演员们个个身着艺服，麻利精干。锣声停，鼓声顿响，马儿绕着圈子疾驰如飞，演员在马上表演着各种危险的动作。不知什么时候，我感到两手潮湿，

一股咸咸的味道流进了我的鼻孔，我低头一看，烈日下哥哥涨红的脸上汗水像雨点一样往下淌着。我才知道哥哥根本无法看演出，他只是给我做看台，望着哥哥瘦小的身子，硬撑的脖子，我再也抑制不住感情的闸门“哇”一声哭了，死活也不看了，全场的人都不解地看着我哥俩出了戏场。

自李俊乡回来后，哥再拉我“骑马”时，我开始羞起来，因为我知道了心疼哥，心疼哥的样子。

而今，离开哥哥远离故土已好多年了。思念哥哥之心日胜一日，因为我永远也不能忘记哥哥的脖子——那是我童年之摇篮。

在鄂尔多斯的日子

七月中旬，我在南门被内蒙古一姓张的老板叫去放羊。当时他问我啥民族，我说是东乡族，他说他是回族。早上九点，我们乘上发往内蒙古的班车，下午3点左右，我们抵达内蒙的鄂托克旗三段地乡。下车后我见到了老板的老婆，她很麻利，承包着三段地供销社的对外餐厅，看样子收入挺不错。吃查么（蒙语：饭）时，她给我们端来了肉菜（大肉）米饭。因外面牌子的字写得花里胡哨，我没太留意。我正欲捉筷子，却瞥见套间案子上并排摆放着三只“惊心动魄”的猪头。于是，一路的饥饿刹那间飞走了，我是受传统教化的人。老板不解地看着我。我感觉蒙古的回回是不排斥大肉的，就理解地让他享用。

后来，才知道老板不是回族。

在三段地了一宿的我，对此行起了犹豫。老板便给我讲，他们那里有来自各地的回族，去后我可以单另吃，叫我放心。于是我买了些糕点吃了就又跟着他继续走。

到鄂托克旗后，那里并没有我想象的有蒙古成吉思汗宫殿似的特色建筑，一切都和家乡的县城差不多，只是那里的街道清洁整齐。晚上我们在老板亲戚家的裁缝部住了。那里的服饰不流行奇形怪状或着意开放的款式。

第二天，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到老板城里的家中去，他的亲戚已给我们找好了一辆吉普车，我们乘上车直奔鄂尔多斯草原了。这是内蒙最小的草原，沿途没有一座哪怕只是微微鼓起的小山，进入视线的是一览无余的草原，路边多是绿篱子。吉普车走了两个多小时后，草原前方显现出一座孤独的平房，我们在房左侧下了车。

走出
沙
沟